



魏世家第十四

古史二十一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文王之

左傳

言管蔡邲在魯衛毛也畢公止以為周同姓失不考之左氏也成王

末年與召公為二伯率東諸侯以相康王君陳既沒康王

乃命畢公保釐成周其後絕封有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

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代霍耿魏滅之以魏封畢

萬為大夫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臣以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

以從盈數其必有眾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諸公子爭立

萬之子曰武子欒從公子重耳二十九年而反國是為文

公以欒襲魏氏後且為戎右從但及曹曹信負羈有施於文

公令無入其家欒與顛頡怒曰然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
負羈氏公欲殺之而愛其材獨留頡而舍欒以舟之僑代
爲戎右武子由此不用武子生三子一曰顛嘗敗秦師于
輔氏獲杜回有子曰頡二曰錡卅之戰射楚共王中日楚
王使養由基射殺之有子曰相三曰莊子絳最賢事晉悼
公平公初爲中軍司馬悼公三年十會諸侯于雞澤公弟楊
干亂行莊子戮其僕公怒將殺之莊子以書請曰臣聞師衆
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五石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
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不能以教訓至於用鉞敢歸死於
司寇將伏劍公跣而出親止之石八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因莊子納虎豹之皮求和諸戎悼公將

拒之莊子請因而撫之以專力諸夏公從之卒獲其利十
一年晉始服楚鄭人來平以歌鐘二肆女樂二八爲賂悼
公以樂之半賜莊子曰此和戎之効也魏氏於是始有金
石之樂十二年莊子始佐下軍平公三年遷將下軍莊子
卒子獻子舒嗣獻子事平公昭公頃公定公四世平公十七
年獻子與荀吳伐群狄于太原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
阨以什共車必克乃毀車爲行以誘之大敗狄人頃公之
世六卿益彊公室卑十二年荀躒以賂誅大夫祈氏楊氏
而分其田爲十邑獻子爲政命十邑之大夫謂賈辛司馬
烏有力於王室者也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
失職者也其餘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皆受邑而

後見獻子魏戍獻子之子也而晉人不以為黨仲丘聞而賢之曰魏子必長有後於晉矣梗陽人有獄以女樂賂獻子將受之魏戍謂閻沒女寬曰王以不賄聞於諸侯今將受梗陽人奈何二子退朝待於庭獻子召而饋之比置三歎獻子怪而問之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故歎中食自咎曰豈將軍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乃辭梗陽人定公二年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獻子南面衛彪傒曰于位以今大事必有大咎明年獻子屬說於韓不信而田於大陸焚焉卒於審晉人去其柏擲獻子之孫曰襄子曼多十五年趙鞅殺邯鄲午中行寅范吉射攻趙氏襄子與

知氏韓氏共伐范中行逐之而分其地襄子之孫曰栢子晉哀公之四年知伯瑤狃於范中行之勝負利無厭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知伯之為人好利而鷙請而不與則兵加於韓不如與之將復請於他國若不與必爭則韓免於兵矣韓康子曰善與之萬家之邑一復請地於魏栢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於韓而韓與之魏若不與則兵至於魏矣栢子曰諾亦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喜復請於趙趙襄子不與知伯怒陰結韓魏以伐之韓魏雖從知伯伐趙然心知趙亡患必及韓魏也於是趙襄子使張孟談間說二子遂與趙氏謀反以兵攻智伯殺之而分其地三家之園囿也

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郗曰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
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耳
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
憂色非反如何明日知伯以告二子二子曰夫勝趙而三
分其地城今且拔矣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背盟約勢可
見矣是郗疵爲趙計使君疑我而解於攻趙也趨而出郗
疵知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知氏
相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作斯文侯之元年則秦靈公韓
武子趙相子之元年也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
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樂羊將攻中
山中山得其子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遺之羹羊

食之盡中山知其忍也下之羊還報色自得也文侯以羣
臣賓客謗書二篋示之羊還走再拜曰此非臣之力君之
功也他日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悲
夫贊曰食其子其誰不食矣文侯由此疑之文侯使子擊
守中山趙倉唐傅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於君倉唐問
曰胡不遣人使上國平擊曰願之久矣誰可者倉唐請行
問君所嗜君曰好擊乎曰君嗜晨鳧好比武乃遣倉唐縹比犬而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使者不敢見於
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人縹比犬敬上涓人文侯悅
曰擊乎愛我不忘吾所嗜好者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
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太子在外君國名非目所得聞

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曰子之君無恙乎曰臣之來也拜
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孰與是長曰擬人必
於其倫國君無所擬之文侯曰長大孰與寡人曰君賜之
外府之衣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造矣文侯曰子之
君何業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誦
晨風曰鳩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曰非敢也思君耳文
侯復誦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曰子之君怨乎曰非敢也思君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
太子襲衣曰必以雞鳴時至太子發篋視之衣盡顛倒曰

君侯召擊矣倉唐曰臣未聞命也擊曰君命子以雞鳴至
而衣盡顛倒詩不云乎東方未明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
公召之遂西見文侯文侯大喜置酒而稱曰遠賢而近所
愛非社稷之計也乃出少子擊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是
歲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
諸侯文侯嘗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
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謁太
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
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人主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
亡其家窮貧者若不得志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太子及
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歎曰自吾以行友子方而君臣益

親百姓益附自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今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未得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吾豈不及古之人乎然文侯受業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過其間必式任西門豹守鄴河內稱治任吳起守西河諸侯不敢加兵又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之法雖過飢饉水旱糴不貴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強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親賢而愛民上下和合未可伐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韓趙相難韓來索兵以攻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亦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韓趙不得兵怒而反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以此終文侯之世未嘗與韓趙交兵文侯欲置相

問於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

所置非成則璜

徐廣曰文侯弟名成

二子何如克曰臣聞卑不謀尊

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

讓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

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

璜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

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所記臣何負於魏成

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

欲伐中山臣進樂羊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

傳臣進屈侯黜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

君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
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
死哉之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
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
成子之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
皆臣之子烏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
也三對願卒爲弟子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
秦取我魏襄陵二十六年秦伐我取我襄陵二十六年秦侵我
魏襄陵二十八年伐秦敗之武下得魏將識之侯辛子鑿立

是爲武侯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也
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
二十九年翟敗我于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
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五年敗趙比蘭十六年
取魯陽武侯卒子瑩立是爲惠王惠王與公中緩爭
太子公孫頡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
中緩爭立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
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惠王元年韓懿侯與趙
成侯合軍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遂圍惠王趙謂韓
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
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

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卒夜去
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
曾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公叔痤
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王郊迎之賞田百万公叔痤辭
曰夫使士卒不崩擾者吳起之餘教也相地形決利害使
士卒不迷者已寧嬰襄之力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賞田二十万已寧嬰襄田各十万王曰公
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
掩能士之勩復益田四十万為百四十万與秦戰少梁虜
我將公孫痤史記秦本紀及此皆云虜公孫痤耳惟趙世
家及秦魏韓年表皆云虜太子痤按孟子梁
惠王言寡人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齊
之所虜則太子申而秦未嘗虜魏太子凡史記言是年秦

虜太子申取龐秦孝公初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

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之

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

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

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

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回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

二十一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魏文侯既滅

守之矣今此云中山君相魏者蓋尋復國也故後卒為趙所滅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

齊宣王復使田忌孫臏擊魏以救趙魏遂大興師使龐涓

將而太子申為上將軍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

泣王與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

年少不習於兵田忌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必封不聽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王矣太子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太子曰諾將還徐子曰彼勸太子戰欲啜汁者衆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之御果謂太子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龐涓死太子虜軍遂大破惠王召惠施而生之曰寡人怨齊至死不忘國雖小欲悉起兵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王者得度而伯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遠於計矣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也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之

此計之不可者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如此楚王聞之必怒王游人而合其闕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惠王曰善乃使人下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與魏和而下楚此可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衆而禽太子申且夕乘之魏而卑秦楚諸侯之疾我者衆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納魏王與之並朝者再三趙人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後八年乃圍齊於徐州三十一

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龍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盡六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

是徙治大梁三十二年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被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惠王曰寡人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空虛以羞宗廟社稷寡人醜之叟不遠千里而來何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何必曰利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惠王卒子襄王立將葬惠王而天大雨雪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請弛期太子曰吾爲人子而以民勞費用之故

無行先王之喪不義也群臣皆不敢言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其惟惠公乎乃告惠施惠施曰諾駕而召太子曰葬日乎太子曰然施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藥水齧之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藥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今葬有日而雪甚難以行意者先王亦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夫太子爲及日之故而不改得毋嫌於欲亟葬乎若弛期而更日此亦文王之義也太子曰甚善使更擇日襄王元年與齊宣王會於徐州以相王追尊父爲惠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彫陰圍我焦曲沃與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

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荀勗曰和昏黃帝終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王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三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兩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襄哀王然則今三者魏襄王也又案司馬貞索隱言世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太史公記襄哀之年紀事甚明蓋足疑又孔衍叙魏語亦無哀王蓋紀年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定張儀復歸秦哀王年包哀王之代耳故今仍以史記為定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與五國共攻秦至函谷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

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平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誰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

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有一
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
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使之昭魚曰吾欲太
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比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
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
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
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
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
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
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
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

矣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告之太
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
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武王后來
歸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
與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二年與齊韓共敗秦軍
函谷秦復與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
年秦伐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
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秦約趙伐魏魏王患之
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
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
召相國而問之對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

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
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
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
罪卯不知也趙王恐魏乘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
支秦芒卯謂秦王曰王之上未有爲之中者也王能使臣
爲魏司徒臣能使魏獻秦長羊王屋洛林之地秦王曰善
因任之以爲魏司徒卯謂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
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患因請
秦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王曰善因與秦河東地方四
百里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怒芒卯曰臣有死罪雖
然臣死則契折於王王無以責秦王誠救臣臣爲王盡死

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以以獻地者有意欲以下大
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一而兵不下臣則死人也雖然
山東之士無復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曰國有事未澹下兵
也今以兵從矣卯并將秦兵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七
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
東帝月餘皆復歸帝稱王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十年齊
滅宋宋王死我溫齊湣王驕甚欲去孟嘗君孟嘗君來奔
昭王以爲相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
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三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
至大梁而去十八年秦拔我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
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封弟公子無忌爲信

凌君二年秦又拔我兩城軍大梁下韓來救與秦溫以和
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
萬人走我將芒卯王將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王之事秦
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
爲我呪曰入而不出請徇寡人以頭訢曰許綰之首猶鼠
首也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
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甘下
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
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
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應侯矣今不行
之也支期曰王勿憂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即見長信

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
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耶吾以
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
安窮乎安貴乎長信侯曰樓公已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
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入支期隨其後先入
見王曰王僞病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見王曰病甚
奈何吾始已諾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無行
矣臣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五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
講秦蘇代謂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
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
群臣之私而王不察也且夫欲墮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

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棄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用梟也王曰善然卒與秦南陽以和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在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見秦王秦王曰文人芒然可

矣夫魏之來求救也寡人知魏之急已

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日竊以為用策之

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

以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也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

口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以賴其不急也使之大急必

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

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一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

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虞卿謂趙王曰魏為從主而違者范

痤也王能以万户之都請殺范痤於魏則從事可移於趙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

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范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

以死瘞市不如以生瘞市有死如瘞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
奈何故不如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瘞魏王曰善瘞因上言
信陵君曰瘞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瘞而魏王聽之有
如強秦亦將龍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
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信陵君謂
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好利無信不識禮義苟
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故不
可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
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
欲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今韓氏以一女子去
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

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
之禍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
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
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關與之事秦必不爲
也若導河內倍鄴朝歌絕潭溢水與趙兵決于邯鄲之郊
是知伯之禍也秦之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
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必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
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
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
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安城垓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惡

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遺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圖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於秦考山南山北河內河外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山河而闡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

三平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窳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向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魏王使晉鄙以兵

救之畏秦不行信陵君矯奪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
因留趙三十年秦兵伐魏無忌自趙歸魏率五國之兵攻
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
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
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
中也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
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
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東郡
二十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
滎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
丹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決可滎陽大梁屠王

假遂滅魏安陵君者封於魏襄王至此六世矣

此水信陵

君之諫安釐王親秦而伐韓也固曰秦惡安陵氏欲滅之
以矣又戰國策安陵人有縮高者信陵君欲取之安陵君
不遣縮高自教信陵謝之然魏之亡也秦王使人謂安陵

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
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
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
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
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
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
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下
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拂然怒謂唐且曰公亦

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專諸之刺韓累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宮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編素三日是也提劍而起秦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此寡人請論矣夫韓魏滅之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魏世家第十四

段干木被服儒者身無矢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魏世家第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古史三十一

韓之先曲沃桓叔之後也

外傳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拜曰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

之賜也杜預章昭皆言韓氏桓叔之後

桓叔生莊伯莊伯之子曰武公弟曰

韓萬晉鄂侯四年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

殺之武公三十八年代有晉國韓氏始入晉為大夫萬之

孫簡事晉惠公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使簡視秦師簡

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不可與戰惠公不聽兵敗秦人執

之以歸簡曾孫子輿子輿之子曰獻子厥晉靈公之六年

趙盾言之於公以為司馬秦晉戰于河曲盾使人以其乘

車干行獻子戮之衆皆怒盾獨喜曰舉而不黨二三子可

以賀我矣召獻子而禮之曰子勉之終是心也可以臨長

晉國矣景公十一年獻子之爲司馬二十七年矣從於伐齊齊師敗獻子從齊侯執繫於其馬前奉觴加璧以進幾獲齊侯逢丑父以身代齊侯齊侯逸十二年晉作六軍而獻子將新中軍十三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欲居郇瑕氏之地曰饒沃而近鹽不可失也獻子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侯近寶公室乃貧不如新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居之無疾公從之遷于新田是歲楚伐鄭藥書禦之遇於繞角楚師還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伐蔡群帥皆欲戰獻子與荀首士燮諫曰不可吾來救鄭而家伐蔡既遷就矣若又怒楚戰必不克藥書從之自是行以三師禦楚師而後也景公二十七年景公二十七年

子武從其母姬氏畜于公宮分其田以與祁奚獻子言於公立武而反其田厲公六年獻子將下軍晉楚戰於鄆陵楚師敗績厲公歸而殺三卻藥書荀偃執公而召獻子獻子辭焉乃免於亂悼公立獻子爲政楚人伐宋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遂起師遇於靡角之谷楚師畏之而還七年獻子請老長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讓其弟宣子起以無忌掌公族大夫獻子雖去位而荀瑩爲上卿稟焉以從政卒以服楚而伯諸侯十二年命宣子將上軍宣子願上趙武而佐之平公十一年宣子聘于周稱晉士起靈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魯叔孫豹歸語其大夫曰趙孟將死矣爲政者必韓

子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
夫多貪若不早善韓子魯必病十七年趙文子卒宣子為
政出聘於諸侯至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至齊
見公孫竈之子旗與薑之子強曰非保家之主也弗臣齊
人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
知之矣昭公六年宣子聘于鄭求玉于賈人子產弗與宣
子以玉與馬謝之曰子命起合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
宣子好善而不立晉大夫范鞅荀躒貪而不信以賄誅翟
羊舌氏而分其邑楚滅陳蔡畏楚而不能救魯季氏欲
君取賄而不能納宣子居其間無所可否

益衰魯叔孫之言皆信頃公十二年宣子卒子簡子不信

嗣定公三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十五年與知

趙魏三家共逐范中行氏左傳頃公之二十八年周敬王之六年

是歲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而史記年表周元王元年猶

為韓宣子之年改逐范中行猶為宣子之事左傳宣子沒

簡子不信繼之史記年表宣子之後遂至康子而世家宣

子之後有貞子而後至簡子太史公言韓氏世次自此以

上脫謬簡子卒子莊子嗣莊子卒子康子嗣晉哀公四年

尤甚 康子與趙魏共滅知氏將分其地段規謂康子必取成皇

康子曰成皇石田也無所用之規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

之權者地利也君用臣言韓必取鄭從之及韓之取鄭也
實自成皇康子卒子武子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
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元年伐鄭取雍丘

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

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

年列侯卒子文侯立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至彭城執宋

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敗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

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

鄭六年嚴遂弒哀侯及相韓傀史記年表世家皆書列侯

十六年當哀侯六年皆書韓嚴弒哀侯而刺客傳言嚴仲

子事韓哀侯與相俠累有卻使聶政刺殺俠累戰國策亦

言韓傀相韓嚴之重於其君二人相害故嚴遂使聶政刺

俠累累走抱哀侯并中哀侯以刺客傳及戰國策考之則

聶政刺俠累當在哀侯六年是時嚴遂之去韓久矣而史

書韓嚴弒哀侯者亦春秋趙盾弒君之義也然則年表世

家書列侯二年盜殺相俠累者誤矣今子懿侯立懿侯元

故削之仲子嚴遂字俠累韓傀字也

年與趙因魏亂伐之圍魏惠王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

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威侯

威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我朱六年

伐東周取陵觀邢立八年申不害相脩術行道國內以治

諸侯不來侵伐十一年昭侯如秦史記十年韓如魏其

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拔我宜陽二十五年享

作高門屈宜曰曰昭侯不出此門矣往年秦拔宜陽今年

旱昭侯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是謂時紕舉贏二

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子宣惠王立宣惠王八年魏敗我

韓舉十年初稱王十一年與趙會區黍十四年秦敗我鄆

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我將鯁申差於濁澤公仲謂王曰

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

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
王曰善乃警兵仲之行將西賄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
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
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王聽臣爲之
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事
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不爲
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矣爲能聽我
怨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南交楚必輕秦其應秦
必不敬是因韓秦之兵而免楚國之禍也楚王曰善乃警
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事重
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恐發之矣願大國遂書之
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王聞之大悅止公仲之行公仲曰
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
虛名而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
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
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秦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
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秦秦
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
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
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
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
殆不合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

王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于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外以歸今也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弛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重寶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實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

楚國 雍氏以下是楚前國 雍氏 越王之三年 事今據徐

二年 許云楚國 雍氏 韓宣王 卒 秦助韓共敗楚 屈丐 然

正公仲從之秦果出兵與韓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

八萬於丹陽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襄王四年與

秦武王會臨晉六年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宜陽

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

武遂十年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十一年

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

子咎公子蟣風爭為太子時蟣風質於楚冷向謂韓咎曰

蟣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

臣請令楚王築万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

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風而內之其德公必矣必

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蘇代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圖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史記說韓各芊戎者皆蘇代一人而異說

理必不然矢戰一策以說十二年立子咎為太子齊魏王韓各為必向蓋得之矣

來十六年與齊魏共擊秦至函谷秦與我河外及武遂以和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兵夏山十二年與秦王會西周助諸侯攻齊濟西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為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弊邑其急公來言未急何也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釐王卒子相惠王立相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王謂公子他他他他曰昔歲發他他他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秦韓接境壤界其地不

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韓之在我腹心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臨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王恐使陽城君謝秦請效上黨以和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王將入上黨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雖有王命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以諾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上黨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將以與秦秦必欲秦而願為趙請敬內之趙王受之秦怒移兵攻趙

十三年秦拔趙上黨擊殺趙趙兵四十餘萬於長平

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十一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

秦拔我成臯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

拔我十二城三十四年相惠王太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

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初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

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信陵之說魏王曰今韓氏以一女

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又李斯上書言趙高必為亂曰如韓珽之為韓安相也此二事皆二人所親見而至漢氏太史公不得其事矣大抵戰國事韓最疎略耳

蘇子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

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

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謂不然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

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王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二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哉

韓世家第十五

敬仲世家第十六

古史二十三

田敬仲字者陳厲公躍之子也厲公之弟二人長曰桓公林次曰宣公杵臼厲公之後再立弟故厲公子不得立宣公二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敬仲善於禦寇懼而奔齊實齊桓公之十四年也桓公以敬仲為賢將以為卿敬仲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而免於罪矣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諉桓公以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敬仲之少也厲公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史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必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及懿氏將妻敬仲卜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

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敬
仲入齊能讓而有禮君子亦知其將有後矣敬仲居齊始
爲田氏生田穉子孟夷夷生田湑孟莊莊生文子湏無事齊
靈公莊公文子賢二君不能用立於崔杼慶封之間文子
亦知其必敗也文子之子曰栢子無宇文子在而栢子出
使於諸侯矣莊公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使薳啓強來請
會期齊聞有晉師使栢子辭且乞師崔杼弑莊公文子
有馬十乘棄而造之孔子稱其清景公三年文子與欒高
共誅慶舍而逐慶封景公淫侈政事廢墮厚於賦歛
而薄於利愛栢子陰收齊衆制其家量與公量四而加一
而公量取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
加於海故齊人皆疾景公而德陳氏九年晏子聘於晉
叔句言及齊故知齊之將爲陳氏也十四年公孫萬卒其
子彊幼欒施欲治其家高氏之老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
欲兼我也栢子言於高氏凡皆披甲將攻欒氏施見栢子
曰子胡然吾將以厚高氏耳子姑止之栢子稽首曰頃靈
福于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六年或告栢子曰欒氏高
氏將攻陳鮑栢子甲以見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欒高則
皆將飲酒遂伐之欒施高彊皆敗出奔魯栢子與鮑氏分
其室晏子謂栢子必致諸公栢子從之旣而請老于晉景
公之母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由此始大凡齊之公族
逐於欒高者栢子皆召而反其邑且私具幄幕器用從者

之衣履而與之凡公族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
寡以懷撫齊民而以禮止陳氏私施公雖善之而溺於淫

樂竟不能用故陳氏遂大相子卒子僖子乞嗣史記范中行氏反晉

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往救而輸之粟按左傳景公與衛侯

晉文矣前此已屢伐晉其救范中行非田氏樹黨而後請之也景公嬖少子荼使國夏高

張傅而立之寘群公子於萊公卒僖子構高國於諸大夫

共伐之二子戰敗出奔僖子立悼公遷荼於駘而弑之僖

子卒子成子桓嗣悼公立四年齊人弑之而立簡公壬簡

公嬖闕止仇為政成子畏之簡公四年成子與諸陳攻殺

闕止因弑簡公而立公弟平公史記成子既弑簡公

也又自是齊晉更相侵伐未已亦不見成子所以自安

不也成子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

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氏成子於其

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為

封邑封邑大於平公所食平公十三年晉伐鄭成子助之

師將與鬻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以命顏涿聚

之子晉曰而父死於隰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

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

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鄭人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今師

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

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

鞭之知伯聞之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乃還成子侍妾數

十有子百餘人史記成子選齊國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

成子之子七十餘人譙周以謂田恒之為人雖大負弑君之名至於行事實亦修整必不為此失行也周說有理

史記不取成子卒子襄子盤嗣襄子相齊宣公宣公三年三

晉滅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

與三晉通使襄子卒子莊子白嗣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

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

卒子太公和立白襄子至太公三世相齊宣公五十二

年卒子康公貸立康公立十四年淫於酒色不聽政太公

遷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十五年魯敗齊平陸十八

年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

天子及諸侯請立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

太公立為齊侯列於周室二年而卒子相公午立相公五

年韓魏趙伐我至桑丘史記三國世家及年未皆書此事

求救於齊相公曰大臣而謀曰齊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

曰不若勿救段子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以燕與齊也相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

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救之齊因起兵

襲燕國取桑丘秦騶忌相威王後此二十餘年既可疑又

據戰國策田臣忠伐燕之謀乃潛王十年伐燕噲子之

事也然太史公潛王十年全不載伐燕事今削之相公五

年而叔之潛王六年救衛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

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

伐我靈丘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

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

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專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與左右嘗譽阿者遂起兵西擊趙魏衛魏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

史記於此言敗魏濁澤圍魏惠王其甚詳齊初不與也是時威王初親政伐魏以自解則可矣未暇與韓趙圍惠王也

於是齊國震懼

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

齊左師獲

齊師而遁夏公會吳伐齊吳獲齊國書季戶

初吳孔子以幣召之孔子曰衛歸魯季孫斯谷且

魯初月訪諸孔子孔子言其不可弗聽十二年春用出

月之戰季孫斯問之孔子孔子曰火伏而後螫者罕今

西流司歷過也十四年春狩於大野獲麟以為不祥

魯人孔子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六月齊田恒弑其君

孔子告於公請討之不聽孟孺子洩與成宰公孫叔有

八月孟孫卒成人奔喪弗納十五年成叛于齊又及齊

十叔何如齊子貢為介曰桓曰寡君願事君如事

晉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齊齊為衛故伐晉冠氏

安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徃媚杏以南言社三百吳
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驪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
視衛君之事君則固所願也田恒病之乃歸成十六年四
月孔子卒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仲孫彘相齊侯稽首
公拜齊人怒彘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十一年齊人責
首秋公及齊侯盟于顧公子荆之母嬖二十四年公將
為夫人使宗人覺夏獻其禮但對曰無之公曰立夫人大禮
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
下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
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公閏月公如越得太
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曰太子詬納賂乃止

辭於王所田忌聞之遂率其徒襲臨淄求騶忌不勝而奔二
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宣王元年秦孝公用商鞅周
致伯於秦二年王知田忌為騶忌所賈乃召而復其位魏
伐趙趙與韓共擊魏戰不利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
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
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
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
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
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
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乃起兵使田
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

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
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八年復會甄九年與魏
襄王會徐州以相王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
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
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
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孟軻最賢以為卿皆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
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相張儀幽六諸侯執政會齧桑犀首
立五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交
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
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奈何對曰君

為臣多車重轍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登見嬰子曰臣
嘗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代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
伐之雖廢王猶且聽也然中山恐必為趙魏廢王而務附焉
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且若中山廢其王而事
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
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君難其王
中山恐亡其國必廢王事齊賢於為趙魏驅羊矣田嬰許
諾張丑曰不可臣聞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
王而負海不與焉此其欲皆在為一王而憂在負海致中山
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
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多智微計薦中山之君以

矣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遂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中山與燕趙為王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曰我万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乃垂之國耻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背而貪地吾恐其下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

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兵不用而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尔何登曰王發重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耳登言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

何在其存之也張登曰此正所以存之者也齊以是辭來因以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之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中山王事遂定二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八年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燕大亂十年燕太子平與其將市被必攻子之儲子謂湣王曰因而乘之破燕必矣是時秦魏代韓韓求救於齊湣王謀救韓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之是二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

言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起兵救韓湣王因令章子將王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破之燕君子之皆死齊遂虜燕衆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將遂滅燕無人不服諸侯皆謀救燕乃止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而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宐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請韓馮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無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搏三國

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代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秦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券以書於秦韓此其善於公也

張儀子多資矣二十三立以兵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秦以為相是歲楚懷王入秦秦因留之二十六年文以計得脫歸復相齊因約韓魏共攻秦求出楚懷王二十八年三國攻秦至函谷軍焉秦與韓魏河外以和兵罷楚懷王死於秦楚太子橫先質於齊滑王與相薛文謀歸橫立為頃襄王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四年田甲劫滑王王疑相薛文使之文懼亡去已而知文無謀召之文遂老居薛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入齊見於章華東門王曰噫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間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今不聽是



P 11-12

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願王受之而勿庸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夫與秦為帝則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曰夫與秦為帝則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而以其間舉宋六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以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以伐楚國重而名尊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以敬表為名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熟慮之於是

書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自經絕脰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蠲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欲立之湣王之死也王子法章易衣服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濳園太史敫女竒其狀兒以為非常人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焉淖齒既死莒中人推求湣王子得法章立之是為襄王以保莒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天下時燕已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田單堅守即墨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盡復齊故地封田單為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初襄王之立也即以太史氏女為后

是為君王后建之母也太史敷曰女不媒而嫁汙吾世終
身不覩君王后君太后賢而不失人子之禮王建六年秦
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
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
不聽則秦兵不卻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
之於齊楚捍敵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
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涸甕沃焦釜也夫
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不務此
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長平四十
餘方遂圍邯鄲國子曰秦破馬服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
邯鄲何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鄒野

秦之柱國也秦固已取安邑晉陽鄒野三國與秦
矣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
京陽則趙魏危矣趙危則非齊之利也夫韓魏楚趙之
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與秦境
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
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
秦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
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齊以淖齒之亂惡楚秦欲取齊
使蘇洧之楚使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
欲齊之甚也其使洧來以秦之有楚以資固於齊也齊
見秦之有楚則必受固是王之聽洧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

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消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使人以消來之辭漫固於齊齊秦必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二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王次于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秦王二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王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一王曰社稷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不聽相后勝之計

而及雍門司馬與即墨大夫即入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夫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日方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鄒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万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會南面稱制乃西面事秦為大王下取也秦使陳馳誘齊王約與五百里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虜主建遷之共遂滅齊為郡天下一并於秦始皇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名曰救於秦不以救王建立四十年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遺君王后連環曰齊多知

能解此連環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
椎椎破連環謝秦曰謹已解矣及石王后病且卒戒建
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齊
間金使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
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既亡
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
三建不卑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
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蘇子曰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筭也公孫衍一
說齊魏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壞衆志之不一其勢固

成哉然天方相秦不謀雖善將有不能一考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一戈日至勢一可矣
近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一與
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亟雖秦之是
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
親潛一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媮安自主
僥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
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
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三遷信讒以誅李
牧魏景湣王用一素問以一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玘燕丹私
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

矣而况秦乘其弊乎

田敬仲世家第十六



